



卓雯： 等下一个世界花开



我曾遇到过一个秋季，
在风也将逝的时候，山群凋零，月也隐退，
茫茫大雾间的一个奇遇，却聚集起全部的光明与苦痛。
忧伤落在你的眼角眉梢，
那便是我的容身之所。

如果我们从此将不再诉说，
正如我们从此将不再活着，
如果一切言语最终都变成了风，吹散一切的大雾弥漫，
那么最终我们看到的，是你还是我？

最后一片叶子坠落，泉水叮咚，
是夏日的挽歌，
最后的一个秋季，你我缄默，静静坐着，
这样也很好。

我的
漂亮朋友



之一



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他面对痛苦的力量与坚强，

而是坦然面对一切的平静。

人生来也许是痛苦的，也许不是，

但无论相信哪一个理论，

能够坦然面对的人还是不多。



我大约感觉得到，我就快要死了。

原因很简单，我突然多了两个朋友。

其中一个是从蕾，校花，高傲得不得了白天鹅，忽然之间成了我家的常客，每次不是带着蛋糕就是带着鲜花，说是来看望我，跟我聊天，讲些可有可无的话。

那时我刚刚开始做透析，一周三次，虽然没有办理休学，但已经到了可以凭心情去学校的程度。老师并不苛责我，也不追问原因，甚至不需要请假，我像个自由人似的。

而从蕾却在这样的时候来看望我，一周一到两次，带了同学的笔记给我抄，并告诉我学校里又发生了什么趣事。虽然表面上她很热情，可是当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她就会百无聊赖地低头玩手机，我叫她，她也只是漫不经心地答应一声，就没有下文了。

她怎么可能成为我的朋友呢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说过的话都不足如今一个下午多，我自然是怀疑的。

多半是我父母告诉她我快死了，恳求她陪我一会儿。他们知道我自小就崇拜从蕾，我们一直在同一所学校念书，她是万众瞩目的那一个，我是默默无闻的那一个，虽然说起来有些变态，但只要是有从蕾的照片或相关消息，我都会想办法弄来一套收藏起来，我父母不是不知道的。

后来我就忍不住问她，她倒也不隐瞒，思索了一会儿就说：“你妈妈说我来一次会给我一百块钱。”

她长着一张典型的古典美女面孔，鹅蛋脸，透亮的眼睛，粉嫩的嘴唇，像个小仙女一般。但凡走在学校里，不管周围有多少人，你都会一眼看到她——那么一张面孔，仿佛能照亮周围的一切似的。

但与此同时，她也是一个虚荣的、天真的、没什么大脑的姑娘，并不是我嫉妒她才这样说，而是她自己似乎也不在意这些，除了吃穿打扮，不肯花心思



在任何事情上面。比如此刻，她眨了眨眼睛道：“我没问你的病情，但听你爸妈说挺严重的，其实如果你真的快要死了我也不介意跟你做朋友，可是你看，我们俩实在没什么共同话题。”

说着，她摊了摊手，一脸的无辜。

面对这样的可人儿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？于是我笑了一下道：“你不用勉强自己的。”

“我一直想换手机，我爸妈不肯，没办法，我需要钱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假装在跟我联系，偶尔打个电话来就好了。”

“那不行，你爸妈看不到我不会给我钱的。”

“没事，我可以自己出去，假装跟你出门玩就行了。”

她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才睁着空无一物的眼睛问我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她便走过来高兴地拥抱了我一下，道：“你真好！”

她又眨着眼睛看着我，道：“如果我们早一点儿熟悉起来，说不定我真的会跟你变成朋友。”

我笑了笑，所谓“如果”，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事。我们不会成为朋友的，我仰慕她是一回事，跟她相处却是另一回事。她受不了我的土气和迂腐，我其实也受不了她的无知和轻浮。但她终究是个漂亮的女孩，漂亮的人做任何事都是合理的，我觉得。

所以我并不介意周末一个人去图书馆看书或者去看场电影，至于我父母以及那些钱——如果他们能花钱买些安心的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二

至于第二个朋友，则是一个陌生的男孩。我跟丛蕾摊牌了之后，周末我就总是一个人在外面晃荡，然后一个俗套的戏码就上演了：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孩走过来问我借手机，打完电话后又说为了感谢我请我喝杯咖啡。这一次我直言

不讳，道：“你也是我父母花钱雇来的？”

他愣了一下，才道：“花钱？”

“因为我快死了，我父母想要满足我的愿望，所以给你钱请你陪我？”

他再次愣了一下，问：“你快死了吗？为什么？”

如果他是装的，那么他的演技未免也太好了。我看了他半天，猜不透他到底是谁，只好叹口气解释说：“可能是我误会了。我的肾有问题，一直在医院里做透析，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的校花跑到我家来看望我，我问她，她才跟我说我父母给了她钱让她陪我。”

那个男孩再次愣了一下，才说：“蠢女孩。”

“可是她很漂亮，非常漂亮，我们俩从小就在一所学校念书，我很喜欢看着她，这么说是不是很奇怪？但我一看到她就移不开眼睛。”

他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对漂亮的东西是这样，我看到漂亮的东西也移不开眼睛，有一次去看凡·高的画展，我足足在里面待了一个星期，每天都盯着那几幅画看，简直像个变态。”

“你喜欢凡·高？”

“说不上，一开始我不算太喜欢，毕竟看得太多了，觉得俗气，可是后来自己学油画，就觉得凡·高真厉害啊！”

“你会画油画？”

“只是在学而已。”他俯身道，“小姐，你看我们站在路边这样聊很累的是不是？去那边的咖啡馆好好聊一聊可好？”

他有着一张不输明星的面孔，精致的脸庞，活泼的眼睛，望向我的时候仿佛两枚小小的太阳。即使是站在街头，也有很多人不停地打量他。那天他穿着一件很普通的帽衫，牛仔长裤，背双肩包，全身散发着充满活力的、健康的气息。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管他呢！无论是真是假，我都接受好了。

他叫朱梓源，大二学生，我们在咖啡馆聊了一个下午，没想到非常投机。我始终不确定他是不是我父母安排的，但他似乎并不讨厌跟我在一起。我们聊起戏剧，他很诧异地问：“你看过古希腊戏剧？”



“没错，最喜欢《普罗米修斯》。”我忍不住念道，“我既知道定数的力量不可抵抗，就得尽可能忍受这注定的命运。”

普罗米修斯向人类提供了火种，却被宙斯惩罚绑在高岗，每天都有一只鹰来啄食他的肝脏，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，整整三万年。

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他面对痛苦的力量与坚强，而是坦然面对一切的平静。人生来也许是痛苦的，也许不是，但无论相信哪一个理论，能够坦然面对的人还是不多。

我这样跟他讲，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副惊讶的表情，末了才笑着说：“没想到你会看这么艰涩的书。”

其实我心中的惊讶并不比他少，因为我看这样的书并不稀奇，而他，一个漂亮男孩看这样的书，才比较稀奇。

那个下午我体会到了拥有朋友，并且和朋友拥有共同话题的快乐。告别的时候他问我要了电话号码，那种表情，是由衷而真诚的。我给了他我的联系方式，也存下了他的联系方式，放到了“朋友”那一栏。

那也是这一栏里唯一的一个号码。

三

我没有朋友的原因很简单：我长得不好看。

更确切地说，是有点儿可怕。

我有一口龅牙，虽然经过矫正，但还是相当明显；除此之外我还有一脸麻子，我父母当初带我治疗的时候图便宜，去了一家不怎么好的医院，不仅麻子没消掉，脸上还弄出了一堆坑。更糟糕的是，进入青春期之后我体毛旺盛，上嘴唇处长了一层像男生一样的胡须，虽然我每天都试图刮掉，但它们还是说不清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就冒了出来。

大概是因为自卑，我的童年便是在闷头看书中度过的，结果导致我不太懂得与人交往，所以也许有什么人试图跟我成为朋友，可能也被我错过了。我并

不讨人厌，除了少数几个恶劣的同学外，大部分人都对我挺好。但，也仅仅止于温和有礼地相处而已，并不是那种可以谈心的、相约一起出去玩的朋友，他们对我，也终究是同情居多。

跟朱梓源见过几次面之后他才跟我说，他的确是因为我父母才跟我搭讪的，但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而是，他才是主动的那一个。

他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打开了一个网站，说：“喏，这个网站是专门用来许愿的。简单地说，你可以在这里发布愿望，也可以主动去满足别人的愿望，里面什么样的愿望都有，挺好玩的。我无意间在这个网站上发现了你父母的许愿，这才主动联系他们的。”

“他们许了什么愿？”我问。

他避而不谈，只是微笑着说：“全天下父母的愿望都差不多，工作顺利、儿女幸福，他们的跟其他人的也没有多大区别。”

我默然，又看了一会儿，才发现那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网站。各种各样的人在上面发布自己的愿望，夸张一些的诸如希望自己有超能力之类，务实一些的则比如想要某某书，或者希望有人可以领养自己的小狗。很快我就发现了一大堆连我都能满足的愿望，有些激动地说：“我有这几本书！”

“那么你可以注册一个账号，点击一下这个‘天使’按钮，然后获取对方的联系方式，两个人商量怎么实现它。”

我用朱梓源的账号试了一下，很快就联系到了三个人，虽然什么都还未做，但我已经兴奋了起来，兴致勃勃地跟他讲：“这三本书都很好看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再版，市面上都买不到了，你要是能找到也去看一下好了。”

他点头，说：“我会的。”

我们依旧坐在咖啡馆里，那是一家很便宜的咖啡馆，大部分顾客都是学生，大家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，或是在聊天，或是对着电脑讨论功课。我跟朱梓源坐在当中毫不突兀，于是我第一次有了一种与旁人并无不同的感觉，那是一种，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般的安心感。

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人陪着，可以聊天，是件多么快乐的事。如果这一切



都是我父母的安排，那么，他们比我想象中还要了解我。

光是这一点，也足以让我感谢他们的了。

四

我父母是一对再平凡不过的夫妇，其貌不扬，做着普通的工作，话都不多，也没什么业余爱好。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他们平庸得几乎不值一提，如今看来，他们比我想象中还要智慧一些。

回到家后我父母已经做好了饭，问我：“跟丛蕾出去玩了？”

“嗯，还有另外一个朋友。”我说。

他们便一脸欣慰地彼此互看一眼，假装轻松地坐下来吃饭，绝口不提我生病的事，只聊些杂七杂八的小事。

我有时候觉得，他们其实已经知道我了解自己活不了多久了，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不提而已，因为一旦提起，家里平凡的、微小的，却也是苦苦支撑起来的宁静就要打破了。

为了给我治病，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，我知道那是他们多年来的积蓄，也知道他们还借了不少钱，有时候我很想劝他们不必如此，如果无论怎样都要死的话，那么他们应该把钱留下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才对。

可是一想到他们这么费力地维持着这点仅有的希望，我就有些于心不忍。

如果说我活着的这些年生命教会了我什么的话，那么便是：有时候幻想比现实更为重要，因为生活太苦，只有幻想才能支撑我们挣扎下去，失去了它们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崩塌。

吃完了饭，我回到房间里继续研究那个网站，我发现了很多愿望，唯独没看到我父母发布的。我发短信问朱梓源要链接，他却说：“他们已经删掉了。”

本能告诉我他在撒谎，长得不好看的人的确会有这种敏感，因为你从小就能从旁人的反馈中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，诸如惊吓、惋惜、同情、鄙夷……为

了面对这一切，你不得不变得小心翼翼、拘谨、微弱，久而久之这让我仿佛雷达一般，可以很迅速地知晓旁人在想什么、期待着什么、避讳着什么。

也许他只是想照顾我的自尊而已，也许他是为了保护我的父母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个好人。

关了电脑之后我去书架上寻找那几本书，书已经很旧了，因为它们曾一度陪伴我度过了太多的童年时光。我父母一直都知道我的生活或许比别人更艰难一些，因此在买书这件事上从不亏待我，尽可能地帮我填补那些多余的时间，何况书的价格也不贵。我的房间不足二十平方米，里面却至少有上千本书，我翻着那些书的时候忽然想，等我走了以后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些书，如果送人的话，送给谁呢？留下的话，又能干什么呢？

我突然想到什么，问朱梓源：“你周末有空吗？”

“没什么重要的事，”他问，“怎么？”

“可能需要你的帮忙。”我回复。

想了一会儿，我又说：“我决定料理一下我的后事。”

五

大概人都是到要死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拥有的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多吧！

喜欢的书、只穿过两三次裙子、存了很久的钱才买下来的包包、精挑细选的杯子、已经过时了很久却依旧舍不得扔的手机，以及那些虽然不值钱，却很有纪念意义的小东西。

我默默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，才发现不管多么坦然面对，到了此刻才发觉我还不想死。我才十七岁，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过、很多愿望没有实现、很多地方没有去过、很多想法没有付诸实践……

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生命向来都是不公平的。

我刚生病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迹象，有一段时间我不怎么上厕所，但在学校里，每天准时准点地坐着，不怎么上厕所似乎也不是坏事；后来，变成上厕所



太过频繁，好几次正在上课，我都没法鼓起勇气举起手，于是一直忍着；然后我开始浮肿，我还以为是发胖……种种迹象，我都没有在意，大家其实也没有在意，这么年轻，谁能往那么大的病上面想呢？

再后来，有一天我陷入了昏迷，据同学说当时我整张脸都变成了紫色，非常可怕。醒来后我才知道我的肾，一个令人难以启齿的器官，出了问题。本来很快就治好了，可是没多久又转为慢性……

我的同学大概都知道我得了什么病，好几个人对我比平常好了许多，但没有人会想到后来会变得那么严重，不得不每个星期去医院报到。医生跟我说：“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，肾是用来过滤身体里的毒素，尿液就是……”

他是一个中年男人，看到我低下头，顿时换了一种说法，道：“就像过滤自来水那样。”

可是我更尴尬了，他温和地安慰我说：“不要太担心，这是很正常的病。”

但实际上并不正常，很少有人在我这个年纪就患有肾衰竭。有一天我听到父母小声地说：“医生说合适的肾源很少……”

他们已去做过测试，但很奇怪的，都不匹配。

也许这就是命运吧，这并不是宿命论，而是事情无从解释的时候，交给命运至少心里好过一些。

我再次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房间，默默地写下一张清单，思索着属于我的那些东西怎么安排才最好。

有些书可以捐给山区里的小朋友，衣物也可以，尤其是冬装——话说回来，我还能活到冬天吗？

我最喜欢的那支钢笔可以送给同桌，她一直很喜欢那支钢笔；有一条十分漂亮的裙子，我穿并不好看，或许可以给丛蕾？那几个从小陪我一起长大的玩偶，也许可以拿到福利院去……

我只是想在死前清理掉这房间里的一切，只留几样纪念品给我父母，别

的，怕他们看到了也伤心。

也是到这时我才发现我这一生好像什么都没有做过，默默地来到人世，默默地离开，微弱如同一株小草，到了秋日，被风一卷也就消失了。这是好是坏，我并不确定，可是说白了，真正能在这颗星球上留下点儿什么的依然是少数，大多数人都会如我一般只是来这世上走一遭，其实是没什么选择的。

太消极了吗？我不知道。

六

过了几日我才趁父母不在邀请朱梓源来到我家，他一看到我房间里的那些书就愣了一下，道：“你还真的有很多书呀！”

我们俩一人背着一书包的书朝邮局走去，我把想要为自己善后的事告诉了他，他讶异地问：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“不想我父母太伤心，我死后他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，留下的东西少一点儿，他们可能才会忘得快一些。”

他怔了一下，才说：“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忘呢？”

“不忘又能怎样呢？”我摊了摊手，满心的无奈，却讲不出来，只能放在心里。

我们去邮局把那些书和文具都寄了出去，忙了小半天，都有些累了，朱梓源说：“我请你吃冰淇淋。”

结果我们刚走进店里，就看到了丛蕾。她正与几个女生在柜台处聊着什么，所有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正是周末出来闲逛的样子。看到我，以及旁边的朱梓源，大家都愣了一下，接着丛蕾走过来问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身体好一些了吗？”

虽然是对我说，目光却是对着朱梓源。我转过头打量了他一眼，才发现整个小店的人其实都在看着他。他有着一张实在是太漂亮的脸，尤其是在这间普普通通的小店，显得光彩夺目。



而他与丛蕾站在一起的样子，看起来就像是电影片场一般。我自顾自地说：“这是丛蕾，这是朱梓源。”

丛蕾冲朱梓源嫣然一笑，朱梓源却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。与丛蕾一起的几个女生都小声议论着什么，不用猜，一定是在诧异我怎么会跟一个这样的男生走在一起。

买了冰淇淋出来，朱梓源才问：“她就是你说过的那个非常漂亮的女生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他便笑着说：“看起来的确没什么大脑。”

“但很漂亮是不是？”

他这才转过头看着我道：“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在电影学院读书？我们学校可从来不缺美女。”

“哇！”我心想，当演员倒的确很适合他，久闻电影学院都是长得好看的人，可是真难以想象那么多好看的人凑在一起是什么状况。

于是我忍不住问：“长得好看……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？”

朱梓源愣了一下，才问：“你想知道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了点头。

他便歪着头，像是在思索着什么，然后说：“好像也不是很难。”

这时候丛蕾忽然追了出来，问我：“明天你去学校吗？你好久没来学校了，大家都很想你呢！”

我大概猜得到她是想打听朱梓源的信息，可是……何乐而不为呢？于是我点头道：“去！”

七



后来的那一天，就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天。

我知道我的人生已剩不了几天了，可是我没有想到竟然还会有改变的余地。

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，天边飘着几朵云，空气照例很糟糕，阳光照例可有可无，学校里聚集着无数的人，小摊上传来食物诡异的香气……

我背着书包往学校走，没过多久就遇到了丛蕾。我们学校与中心马路有一段不长不短的距离，所有人都在那里下公交，所以一旦走到那条路上，遇到的全都是师生。丛蕾从后面叫了我一声，气喘吁吁地跟我打招呼，问：“昨天那个男孩子是谁？”

她出了一点儿汗，刘海贴在额头上，可是脸颊粉粉的，反而更加好看。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：“一个朋友，跟你差不多，是我父母找来的。”

“哇！你父母居然能找到这么好看的人，会不会很贵？”

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，我忍不住笑了，道：“他是自愿的。”

丛蕾吃惊地睁大了眼睛，还未开口，突然有几个男孩从树后面蹿了出来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：“你是卓雯？我们是朱梓源的校友！”

“朱梓源说他认识了一个美女，我们忍不住过来看看！”

“你几点放学？中午我们来接你！我们一起吃饭怎么样？”

“你晚上有空吗？要不要一起看电影？就我们俩哦！”

“喂，你少来！凭什么就你们两个？”

……

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是在跟丛蕾说话，可是他们连看都没有看丛蕾一眼，只是热情洋溢地围着我。他们的长相风格各异，然而无论哪一个你都可以用帅气来形容，有的高大，有的清瘦；有的文雅，有的活泼；有的是那种当下流行的单眼皮，有的则是漂亮的大眼睛……当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个流行的偶像组合一样，但他们却齐齐地围着我，兴致勃勃地看着我。我愣在那里，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丛蕾比我还要惊诧，仿佛第一次遇到被人冷落的场景。

我想要跟丛蕾说点儿什么，却发现连机会都没有。这群男孩就这样一路拥着我走到校门口，接着从背包里掏出各种各样的礼物道：“不要忘记吃早餐哟！”“这是给你的巧克力，瑞士买来的！”“这是我的电话号码，请一定要给我打电话！”



我云里雾里地接过那些东西，还未走进校门，又有一个穿着制服的送货员停了下来，问：“卓雯小姐？这是你的玫瑰，麻烦签收一下。”

那服务生捧着一大把玫瑰，看起来足足有几十枝，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手去拿，丛蕾这才好心帮我分担了一些，一边诧异地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茫然地签下名字，接过那捧玫瑰，这才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：这就是长得好看的感觉。落款是朱梓源。

我愣了一下，继而笑了起来。

丛蕾却依然眨着眼睛问：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”我笑着问，“对了，你是不是想认识昨天那个男孩子？周末你有空吗？我介绍你们认识。”

八



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变成了一个名人。

每天，这群漂亮的男孩子都准时出现，陪我聊天，逗我开心，送我礼物；到了傍晚，他们又齐齐地接我放学，围着我又蹦又跳，争着抢着要跟我说话。我们走在路上太过醒目，连老师们都诧异地看着我们，我有些尴尬，忍不住跟他们说：“你们不要这样，我已经懂朱梓源的意思了，你们不用每天都来陪我！”

他们却说：“朱梓源？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自愿来看你的！”

“你不要偏心呀，总是提朱梓源，我们会生气的！”

我哑然失笑，不愧是表演系的学生，演技虽然浮夸，却没有一个人笑场。他们均一脸认真，仿佛我的确是一个值得他们花时间和精力去讨好的美女似的。

我忍不住问：“你们不用上课吗？为什么这么闲？”

“要呀，不过大学的课程比较轻松，不像你们高中。”

“表演系的女生……每一个人都那么漂亮的话，你们会不会有压力呀？”

“哪有！她们都不如你！”有个男生眼睛眨也不眨地说，“你有兴趣？不如周末来我们学校好了，我们学校刚好有个文艺活动，很好玩的！”

我跟他们倒是真的成了朋友，他们甚至陪我去医院。肾病虽然说起来尴尬，但透析却很平常，躺在病床上连好透析机即可。他们怕吵到别人，所以有商有量的，每次只有两个人陪我。以往我都是躺在那里看书，有他们做伴，倒也轻松了一些。他们很认真地问：“会不会痛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其实没什么感觉。”

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，说：“不痛就好，痛就比较难受了，我有关节炎，每次下楼梯时都觉得膝盖里有一把针，密密麻麻地痛，什么事也做不了。”

另一个则说：“男子汉大丈夫这点儿痛都忍不了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！等你生病了就知道了！”

我只是笑，光是看他们斗嘴也觉得时间过得飞快。透析做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身体滞重疲软，他们一直默默地陪着我，问：“要不要我们扶着你走？”

被两个这样的大男孩左右扶着，犹如女皇一般。好几次我都险些跌倒，他们眼疾手快地扶住我，那是男孩子才会有的有力的大手，让人觉得无限安全。接着其中一个突然蹲了下来道：“我背你！”

“那怎么行……”

话音还未落，另一个已经推着我骑了上去。那个男孩至少一米八，我吓得失声尖叫，护士朝我们瞪了一眼，我们这才捂着嘴巴一路小跑出去。我忍不住问：“朱梓源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呀？”

那个男生却很认真地解释说：“我们是自己要来陪你的呀！”

我得承认，我的鼻子酸了一下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我真的仿佛有了朋友一般，这么多，且这么漂亮。也许这是老天为了补偿我才给予我的馈赠，看来命运待我，其实也没那么坏。

九

到了周末我再次见到朱梓源，这一个星期他都一直很忙的样子，到了电影学院我才知道他在忙什么。他拍的一部电影将在大学生电影节展出，这才派了其他男孩子来陪我。我原本以为他是表演系的，没想到却是导演系的。陪着我的男生说：“朱梓源没有去我们系简直是我们的运气，不然我们就没法靠脸吃饭啦！”

他们三四个男孩子，从蕾又带了三四个要好的女孩子，我们一大群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走在学校里，墙上到处都贴着海报，全世界的美女仿佛都聚集在这里一般，光是无意间经过一下也是惊鸿一瞥。大家都目不暇接，过了好半天朱梓源才出现，他看起来十分疲倦，挂着两个黑眼圈，但笑容还是很温和，问我：“怎么样？这个星期过得如何？”

“别提了，现在全校都知道有一大群扎眼的男生每天讨好我了！”

“这就是长得漂亮的感觉呀！”朱梓源笑咪咪地说，“走到哪里都引起轰动，做什么都有人注意，大家都会对你好，献殷勤……”

“可是，这也太夸张了呀！”从蕾忍不住插嘴道，“找一个长得差不多的大家也就认了，卓雯她这么丑没有人会信的！”

——瞧，我说过了，她实在是个没大脑的姑娘。

大家都转向她，她却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一般，继续说：“所以你们为了让卓雯体验一下长得漂亮的感觉，就这般兴师动众？”

那几个男孩子已经跳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卓雯本来就很漂亮好不好？”

我忍不住笑了，把朱梓源拉到了一边问：“所以你究竟给了他们什么好处？”

“我可是未来的导演，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！”他有些得意，又说，“他们中有一半是自愿来的，一方面是想要提高演技，另一方面嘛，我说过了，你是个特别的女生，你的脑袋里装的东西比他们加起来还要多呢！”